

自選一完整篇章

山裡的女孩

宿舍裡另外一位室友是美術老師陳光輝，陳老師熱愛藝術。然而他的長相完全不像藝術家，好像體育健將。他的臉型方方正正，身體魁武壯碩，他說話時聲音宏亮，個性幽默開朗，是一個粗線條的人。我跟陳老師比較熟悉，常常一起談天說笑，當時我以為應該是我們兩人年齡接近的關係。但是，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這就是人的天性。人，總是喜歡跟輕鬆愉快的人交往，我們寧可盪漾在歡笑中，而非淹沒在嘆息裡，因為人生已然沉重，誰還會想要增加憂傷重量呢？

陳老師著迷於繪畫，時時刻刻與畫筆顏料為伴，雙手經常沾滿色料。他畫油畫時，甚至忘我的以手塗抹顏色，專注的模樣令我讚嘆。他專心畫圖時，一個粗枝大葉的大男人突然變得溫柔纖細，這情景讓我覺得很有趣。有時候忍不住要笑他，我總嘲笑他說：「畫板好像是你情人的臉龐，你深情望著她，眼睛直直的看着她，溫柔的撫摸她。」

他總會回敬我：「嘿，你是一個大詩人了。」

陳老師喜愛自然景觀，特別是樹木，他對於樹木有特別的一番見解。陳的父親是大雪山上的伐木工人，他對樹木的偏愛來自父親。

「對於樹木，有些人喜歡蒼鬱茂葉、豐碩果實、或挺拔樹幹，但令我感動的卻是樹幹低的部位，與泥土交界之處，我在那裡看見了一股不平凡的力與美，以及包容力。」

從前欣賞樹木時，我大都專注於繁茂的枝葉，從未注意樹幹的底部，我甚至認為整棵樹的底部該是樹木醜陋的部分。但是自從聽了陳老師的理論之後，欣賞樹木時，我的目光經常流連於過往覺得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了。

陳老師有一幅畫令我難忘：在綠山的一處山坡角落，一棵成長於山崖間的樹，大樹所在之地的泥土，經過豪雨冲刷後土壤逐漸流失，失去泥土覆蓋的樹根裸露在外，錯綜 樹根緊緊盤住地面，苦苦支撐樹幹，於是樹木以堂堂之姿矗立在大地之上。這是一幅令人怵目驚心的景象，但是看到樹根永不放棄的附著精神，而樹木依舊成長、繼續繁榮，讓人印象鮮明。整幅畫作用仰視的角度，由樹根部分帶領著視線往上方看過去，栩栩如生。特別是斑駁的樹幹，是我看過畫得好的。而背景部分，則是烏雲密佈的憂鬱天空，然堅毅的太陽光不服輸的

奮力掙脫而出，終於看到一道道光線穿透厚厚的雲層宣洩下來，整幅畫作既寫實又寫意，透露強烈的生存意志力。

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聽綠溪的流水聲是一種享受。大自然是一份珍貴的禮物，她不僅是藝術家創作的材料——就像陳老師以大自然為背景的美術作品帶來視覺上的啟發，大自然也帶給我們聽覺上的享受。自古以來的音樂家總要取材於大自然的聲音，成就永垂不朽的樂章，同時也安慰了無數心靈。就像此刻滿頭白髮的我，戴上老花眼鏡坐在書桌前，面書寫這些塵封往事時，耳邊聆聽著韋瓦第的〈四季〉小提琴協奏曲，這是我一年四季都在聽的音樂，百聽不厭。在這行云流水般的樂章裡，內心感到無比的平靜與自在，聽見了，也看見了人生四季的風貌。

當年聽著綠溪之水奔流入海的腳步聲，我好奇的想著，浩翰的海洋對於溪水而言究竟是終點站、另一個新的開始、還是二者皆是？就好像胎兒離開母腹時，是胎兒時期的結束，但同時也是嬰兒時期的開始。綠溪的水是不是也是這樣？溪水經過一場有大地之母呵護照顧的旅程之後，就要流入太平洋面對新的挑戰了。不知道它們的心情是喜是憂？當時年輕的我曾經嘗試著去聆聽，我想要聽出溪水的心情，結果卻出乎意料的聽到了自己的心情。心情愉悅時，淙淙流水好像成群孩童的歡樂嬉笑聲，不絕於耳。心情低落時，細細長長的流水聲，倒像是受盡委屈的啜泣。

那是我第一年教學，生澀卻懷帶满腔熱情。雖然身為老師卻也希望成為學生的朋友，我跟他們非常親近，真心關心學生的成長。一有空閒總愛跨上我的淡藍色偉士牌機車，穿越綠山村的小弄大街以及鄉間路徑，遨遊於這帶著海味的空氣裡，欣賞沿路的田野風光。我騎著藍色機車，覺得自己像是頑皮的鯨魚出來探險。綠山村的居民看到我，總是親切的打招呼，他們給了我一個綽號「少年的老師」。

放學時間，同學們排著路隊，或走路、或騎腳踏車、搭公車離去。我也趁此時刻，騎著機車四處認識綠山村的好景色。學生們搶著要坐上我的機車，而我也樂意順便載學生回家。有一天放學時，我看到黃蘭妹獨自一人低頭走著，我跟她說：「黃蘭妹，上車吧！老師載你回家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用走的就好，我們家機車到不了。」黃蘭妹很有禮貌的應答。

我當時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因為班上其他同學的家，都是我的偉士牌機車所能到達之處。